



心声 献给七十岁

吕学习 湖南邵阳

时光真快，仿佛眼前正红日当空，转过背，夕阳斜在身上。暮色降临，寒风卷起落叶的呻吟，思念挂在枝上。时光真快，尽管几十年双手紧握它，还是从手指缝隙溜走。岁月不经意流逝，来无声息，去无痕迹，没留下一个人生路口。顺着流年的经络，脑海里滚动远去的尘封，心底里且露久藏的藏匿。

人生就像一首诗，有人匆匆写完，就此搁笔。有人写得很慢，只留下几行。有人刻苦不息，留下光辉篇章。前者如雁过湖面，去而无影。后者如飞鸿踏雪，走后无痕。

人生就像，在巍峨的山底爬山。只为攀到山顶，疲惫登岸执着。沿途憧憬未来，种种跌宕困顿，留下穿越倾情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七十岁，似白驹过隙，似石击火花，一闪即到。虽光阴荏苒到年老，但朝去暮来于乡土金石铿锵之声，如峻谷古寺的钟磬，如滟滟涟漪，经久不息，在心中荡漾。

人到七十，任何人都会被几十年的风霜雨露，染白青丝。任何人都会被几十年的电闪雷鸣，斑驳心灵。任何人都会被几十年的折腾，碾菱躯身。偶尔回首，无不触动心里，发出心声。

但是！唯独我们这一辈七十岁的人，另有着不平凡的过往，另有着坎坷的沧桑悲伤。

我们这一辈，和共和国同年岁。担负着建国的伟大使命，承载着孕育大地“赤白”的重任。在人生长途跋涉的艰苦奋斗中，经历了与祖国同行的沧桑。

我们这一辈，改天换地，把农村建，荒山瘦地变良

田。在那没机械的年代，靠肩挑横岭成水库，靠手铲凌岩建水圳，使祖国展示八万个水库。塘坝星罗棋布，渠道数不胜数，更闪亮出世界闻名的“红旗渠”工程。

在那“困难当头，匹夫有责”，在那以建国利益为重任的年代，任人“祖堂有多高，江湖有多广”，都无能善断其身。无数的建国英雄，无助无奈，提前支透了生命。令人悲痛欲绝，可歌可泣。不朽的灵魂屹立在历史的“永生彼岸”，万古留名。

喜看今日祖国，到处繁华美锦，人间一遍温情。油然想到，昨天的穿荆踏棘，是今天的绿洲茵茵，曾经的翻滚巨浪是为大海添上雄浑，曾经的飞沙狂舞是为大漠的壮美。

何不庆祝今天的七十大寿，全身披裹着祖国温暖的阳光明媚。可爱的人们，如果你惊羨成功明艳的花朵，那曾经，泪泉浇灌，血雨浸透的萌芽，更是你的敬慕。

如果你赞叹今天的繁华，那一条条七十人的幽径，铺满故事的惊心，曲折迂回的旅程，堆叠起《心声》在鸣！

可敬的老友们，我们同样的历程，难道不触发同样的灵魂？不感叹出同样的心声？不让情绪沉淀，记得向后传承。曾经浇灌过万物，不忘浇灌自己的心情。在可爱的祖国怀抱里，去努力幸运，潇洒前行，阔开胸怀。放眼人生如浮云，日月好似笼中鸟，乾坤有若水上萍。何不觥筹交错，调一歌，湖茫茫，共皓月之觞。何不曲一首，海沧沧，殷情花下同携手，尽一杯觞欢。

寒冬里的温暖

马雪芳 江苏常熟

昨晚没去市里住，一个人就住在小镇上的家里，因为今天周六我要到小镇上的学校工作室处理许多事务。

早上起床，照例在电饭煲上煮粥、洗漱。突然屋子里一片漆黑——停电了。赶紧打开大门，看邻居家是不是也停电了？邻居家的门关着，我就拿了电箱上的钥匙，检查一下里面的触保器是否跳闸？果然刚推上触保器，立即又跳掉了。唉，是家里的哪一段线路出了问题了。

马上打电话在镇上用电站工作的建刚，建刚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教他语文。建刚今天不上班，在家休息。但一听我说的情况，他说马上来。

建刚从离小镇三公里的家里骑电瓶车过来了，鼻子被西北风吹得通红。一年不见建刚，建刚又胖了许多。建刚查看了电箱，推上触保器，“啪”跳下来了。检查结果房间、卫生间里的电路没问题，是客厅里的电路短路了。这个公寓房是1998年装修的，客厅上面是用磨砂玻璃块吊的顶，顶里装着四盏日光灯。两三年后，日光灯不亮了，换上新的灯管，却不

久又不亮了。后来索性不用日光灯了，就在顶上的玻璃上装了两盏吸壁灯。建刚说，日光灯虽然不用了，但电线里仍然有电，现在电线老化了，就出现了短路现象。建刚脱鞋上桌，把本来移在一边的近十块玻璃一一复位。

建刚穿好鞋子，我要他坐一坐，泡杯茶给他暖暖手。建刚却说不用了，今天家里请了泥水匠正用水泥板在小河边排一个水栈。啊，我说真不好意思，原来你家里也忙呢，就拿了两包香烟给他。建刚伸出右手坚决挡住香烟，说马老师，肯定不用的，你那时一直给我补语文课，你收过我补课钱吗？话音刚落，建刚已走出门外了。建刚转身向我招手，说马老师，以后家里电器上有什么问题，打个电话我就来。我一边说谢谢、谢谢，一边说好的、好的。

我走进房间，拉开一点窗子，见建刚已经骑在电瓶车上。这时哗地吹进一阵寒风，脸上感觉似刀割一般。我下意识地上拉窗子，心中却涌起一股春天般的温暖。

一袋垃圾

蔡永平 甘肃武威

刘建军出差两周回来。他拉着行李箱，急急地往家赶。建军是单身，父母在另一城市，他一人居住在平安小区。

建军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，家门口没像以往那样脏乱，满地灰尘纸屑，门缝里塞满花花绿绿的广告纸。门口干净，可门旁却赫然放着一大袋垃圾。

建军顾不上这些，忐忑不安地打开门。平安小区不平安，常有飞檐盗贼光顾。这半年来，建军出差两次，盗贼趁机入室两次，盗走了建军的电脑、电视和现金等，建军损失惨重。

进了门，建军环视家中，一切整齐，又察看卧室，一切整洁。建军长舒一口气。建军想起门口那袋垃圾，皱起眉头，什么人怎干这缺德事？一定是对门干的。

一月前对门搬进来一对乡下的中年夫妇，男的早出晚归打工，女的持家伺候孩子上学。这些乡下人没好习惯，随手乱扔垃圾。“咚咚”，建军敲门，圆脸大眼的女人开了门。建军劈头就问：“垃圾是你家扔的吗？”女人笑眯眯地说：“嗯，你回来了。”建军黑了脸：“你们这么做呢，太欺负人了吧！”女人收了笑容：“大兄弟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呀！”建军差点跳起来：“啥，为了我好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”这时，背后传来男人的声音，高个长脸的男人出现在楼梯口：“大兄弟，我们每天把垃圾放到你门口，还打扫干净门口，就是让外人觉得你家中有人呢。”

建军通红脸，握住男人的手：“大哥，谢谢你了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”女人呵呵笑：“大兄弟，客气啥呀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我做好饭了，你和我们一起吃。”

姥姥在时光深处

王奕君 北京

多年前，姥姥是一个谜，躲藏在时光的最深处。时光拉出一条悠长的隧道，直通向“老家”。那地方，远得没有尽头。只有从老家寄来的包裹，在昏黄的灯光里，泛出神秘的诱惑。

包裹里是花花绿绿的小布鞋。姥姥做的鞋，针脚细密、样式多变、颜色丰富，它们新崭崭地排列在床上，如同憨态可掬的玩偶。我想像着裹小脚儿步履蹒跚的姥姥去供销社挑选花布时的样子，也猜测着她那份惦念我的心情。

那来自远方的疼爱，为我铺就了一条丰富多彩的童年之路——

我走在秋叶堆积的胡同里，脚下的落叶随风翻卷，“沙沙”的声音传向远方；我踩在积雪覆盖的马路上，脚下轻微“吱呀”声延伸至远方；大年初一，我踩着燃后爆竹红通通的碎纸屑，在附近传来的鞭炮声中遥望远方……

远方，始终有一束慈祥的目光，传来温暖而无声的爱。

终于有一天，姥姥从恍若隔世的迷蒙中走出来，她笑着叫我的小名，她展开双臂，把我揽入怀中。她的宠爱如同一根透明的线，时常把我牵引到她身边。阳光流淌在小小的院子里，姥姥忙忙碌碌的身影沐浴在阳光下，或长或短的影子始终追随着她。我去了，她就多了个影子。我总是寸步不离，我的影子一会儿爬上她的后背，一会儿扑向她的头顶。姥姥笑嘻嘻的，好像很喜欢这样的纠缠。

午后，姥姥把一大家子人的胃口安顿停当，就离开灶台。姥姥盘腿儿坐在炕沿上，这是她忙里偷闲时的习惯坐姿。她看我抱着一盆煮鸡蛋，一个一个剥着吃，脸上又绽开了一如既往的慈祥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射进来，将姥姥的面庞映照得明亮而红润，像打了一层浅浅的光粉。姥姥一辈子都没化过妆，没穿过漂亮衣服，也从没出过远门。她就像一棵树，风把种子吹到哪里，她就在哪里生长，始终都不会挪动地方，直到枝繁叶茂，再到枝枯叶落。荣枯之间，都那么淡然。

姥姥81岁那年，病得很重，却坚决不去医院。她说：“人到这岁数儿，也没用了。差不多得了。”妈妈一听就急了：“什么叫差不多呀？活多大岁数算差不多呀？”姥姥不语。可能是怕惹来儿女们更多的焦急和伤心，她才不再反抗，终于被送进了医院。

我丢下刚刚三个月的小婴儿，来到病床前。姥姥一直催我：“看看就行了，快回去吧，孩子还等着吃奶呢。”我走到门口，转回头，姥姥还在看着我，她说：“君，别想姥姥啊。”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从此，那个谜一样从远方走来、疼我爱我到最后的姥姥，从现实里，又回到了时光深处，她的笑容和身影融进了另一片阳光中，再不回还。愿姥姥静静歇息，不再操劳。